始为财富 终为使命

丁佐宏

我出生在江苏如皋的农村，小时候家里生活清苦。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但整天忙着帮助其他村民家搞生产，无暇顾上自家的事儿。我记得他对家里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生产队长，只有吃苦在前的份，要把“大家”放第一。

我在很多场合都会谈到小时候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农村的贫苦生活是一笔财富。感谢父母让我深刻了解什么是贫穷，贫穷中如何做人，又如何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人。

创立月星集团后，我更能深刻体会到民企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领导，更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因此，月星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不忘饮水思源、回报社会。自成立以来，月星已累计向社会捐赠、投入超10亿元。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我觉得，公益慈善既需要有“大手笔”，也要有“小温情”；既要持之以恒，更要精准对接。

1998年夏，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月星集团当即决定拿出38万元的物资紧急驰援灾区。晚上，当我看到新闻联播中受灾群众被救出，坐在救生艇中对着淹没的房子号啕大哭的画面，心如刀割般地疼痛。我随即打电话给管理班子成员，再紧急筹措30万元物资，一起送往灾区。但是，每一次通话，电话那头都是长时间的沉默。原来，时逢月星在全国的第一家家居广场正筹备开业，也急需大量资金。我最后只说了一句就挂了：再看一下央视新闻！第二天一早，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也只说了一句话：开业可以暂缓，但援助刻不容缓！几天后，当看到68万元的物资装满4辆卡车，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月星做公益慈善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要通过实践来探索形成可复制的机制或模式。2004年，月星出资200万元在上海市普陀区设立9家“月星慈善超市”，这是国内首个由企业牵头出资，企业帮助整体推广、配套服务及后续管理的慈善连锁超市。它的出现，为普陀区内的近万户低保家庭和近五千个困难户提供物资援助，也将全新的社会化运作方式带入慈善行业。比如，在依托政府扶持之外，“冠名慈善”成为慈善超市“非赢利生存”的一大创意。在每个月星慈善超市里，不仅门面上有冠名，就连超市里的货架也被充分冠名。冠名就是一种表彰，得到了捐赠方的认可并持续带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月星集团在全国的环球港和月星家居依然坚持营业，为保障民生、稳定供给出一份力。但是，和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的商户，因为防疫原因，没有地方吃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马上决定集团各单位自制工作餐（中晚两餐）免费提供给合作商户，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出“一保两免三减半”系列惠商政策，除了工作餐外，免费为商户提供专项保险和防护用品，连续三个月减半收取租金，并在上海“五五购物节”期间，提供数亿元消费券，助力消费回暖。在去年4月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月星的“一保两免三减半”措施，作为防疫复工典型案例被发言人重点提及。

随着月星的主营领域不断扩大，项目越建越多，将人才、产业等资源带到更多地区，用产业造血带动共同致富，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2010年12月，月星响应西部大开发号召，在新疆喀什建设上海最大的援疆项目之一——喀什月星上海城。项目规划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月星上海城（一期）建成运营以来，已累计投入资金18亿元，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和消费者500多万人次，并为当地维吾尔族同胞提供了近2000个就业岗位。

同时，除了产业援助外，我作为全国工商联调研组成员，每年都会下到喀什各边远地区走访考察。有一次，我和调研组成员途经皮山县乔达乡，走访慰问相关的贫困家庭，为他们送上大米、面粉、粮油等慰问品。我看到两户人家生活真的很困难，现场也没有多言，临走时将身上带的现金，悄悄塞进送行的村民手中。有人问我为何不当面送？我说，慈善不是施舍，受助者也有尊严。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艰难的生活意味着什么。面对困难群体，帮扶援助能做到不声张、不张扬，是对受助者的人格尊严的最大尊重和最好保护。

始为财富，成于梦想，终为使命。而这个使命便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也是民营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月星将坚持做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绝不做社会财富的掠夺者，在办好企业的同时，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

总在遥望这工厂

郑 宪

工人博士，骤然离去。

消息，是他女儿传来的。

她在电话那头说，叔叔你不要来，还有其他人。爸爸生前嘱咐：自己最后走，只要吃相不太难看，就是福。他走时，晚上躺下睡，早上没醒来，没发脾气，突发心脏病。正好七十岁整。

只能遥望，在这疫情似无时有的日子。打电话给诗人顾，他们一般年龄，读中学在一个班。顾说自己的文学细胞缘于他。他曾用一本本练习本，抄录一部部世界名著里的格言名句，经典古诗词。这些手抄练习本，在中学毕业前，都送给如获至宝的顾，并说：从此，我要去追求技术，科学救国。那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他“激动得要昏过去”。

这些年，他每年都会去医院，甚至住院几天，“调理旧损机器，清除发病隐患”，吃药，吊针，疏通淤塞的血管，然后似加了油的车，重新润滑启动。前几天，我和他联络，他说正加油呢，过几天出院。顾闻之，长叹，他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

以前我们会相约，到顾所在的莘庄。他从老闵行过去，我开车从中环线金沙江路赶往，从城市两个不同方向到达。顾在莘庄找家饭店，点几样浓油赤酱上海味道的菜，边吃边聊。他一直以老闵行为家，顾生于老闵行移居在莘庄，我在老闵行工厂仅八年青葱岁月，现在却对往事很追忆。几十年前，莘庄只是上海市区和工业新城老闵行中间一个不起眼的乡镇，而现在，从老闵行出行到莘庄，坐公交或轨道交通，反似乡下人进城。每次聚会，我担心他身体，叮嘱他：笃悠悠，中饭前到即可。可每次都是他先到，还常在顾的办公楼下等我。倘在夏日，他脸上会爬满津津汗珠，汗衫衣服透湿，让我生出很重歉疚。

谈老闵行的事，却很少在老闵行，感觉那里渐次寂寥。而当年，那是个热火朝天的熔炉。我们在一家几千人的工厂，我锻工，他磨工，厂道沿路有树荫，隔一公里多，南北两个车间角落，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说，当年闻锻工车间有个诗人，写一诗：“啊，走过来了，走过来了，一张张，乌黑的脸庞；乌黑的脸庞，映满清晨漫天的霞光”……就想，锻工的活脏死累死，怎么写得这样色彩斑斓？这个写诗的，不是年少轻狂，便是吹牛不打底稿。

这诗我写的。

我也讲个当年他的故事：小时候家穷透，初中毕业到工厂第一天（是1968年秋），拿到厂里发的一个月五块钱的饭菜票，感恩得呜呜直哭。食堂吃第一顿饭，买一盆青菜，四分钱。然后向周围人公示：彻底翻身，金鸡（经济）独立（附加个生动的独立姿态）。以后自己吃自己，不吃父母啦。

彼此哈哈一笑。

我们许久不见，前两年再见。一见，要他证实件事。1977年后恢复高考，我后一年考中走人，告别工厂。之前则听说，恢复高考第一年，他就一考中的。几乎所有人视为新生的日子，他竟作出一个惊人之举：接受厂部对他的“恳切挽留”，不读大学了。我追问：当时到底图什么？他说，其他挽留他的话不说，但有关领导一句话让他扎心：你走，磨工车间主任位置，只能交给和你竞岗的老大学生了。他一蹦三尺高：“绝不可以!”

那个赐给他“工人博士”的交大毕业的老大学生？是，他们一直亦敌亦友。取号工人博士的意味，就是蔑视你这辈子没入大学门，技术发展走野路子。争吵，拍桌，骂粗，手指顶上脑门叫嚣：“你墨索里尼啊，你工人博士啊，你怎么总是有理啊?!”工人博士的尊号就此诞生。而他，就要死压这个正牌军的对手。他后来当上磨工车间主任，老大学生屈居副主任，他当总厂技术部部长，老大学生任副部长，二十多年如影随形。爽。

后悔过没？

他淡笑，不置可否。又觉得这一笑，滋味有点复杂，淡泊，无奈，自嘲，伴随过气的疲惫。长期，他是名制造轴承的技术工匠。以前造的轴承，有在拖拉机柴油机上的，再造到火箭飞机卫星上，还造到智能风力发电机上。2000年后，他负责攻关的是铁路轴承，身负压力，日夜不分，“人紧张得要死”。突然病来如山：大面积心肌梗死。那年，他53岁。就是说，距他第一天进厂到这场死里逃生的病，岁月不居了35年。

当医院把他救过来，初睁眼，有个镜头总在他眼前晃，是自己的劳动影像：他刚进厂在做第一个轴承产品，跟着屁不放一个话不说一句的师傅学手艺，师傅手一指嘴一努：去给轴承刮黄油加润滑剂——最低端的活。他身着新发的吊带工装服，一下一下刮，一下一下弯腰，一天一天重复——就这样开始做了工人阶级。然后，1971年，他刚满师，即获一项震惊全厂的荣誉：全市青工大比武，他获一等奖，奖金七元。

人一清醒，便想起老正兴饭店，“肚皮饿，想吃饭”。老闵行兰坪路上的老正兴，是一帮工人兄弟姐妹劳动后的餐饮据点。周末下班，徐汇区的人回徐家汇，虹口区的人回四川路，黄浦区的人到人民广场，杨浦区的人去江湾五角场，住老闵行的人回一号路。天落黑，叫上几个工友，到老正兴门店，褐黑的四方桌边坐定，一杯啤酒八分，一客生煎一角二分，再加几个冷盘热炒，吃香喝够。畅。

彻底想通。病愈那一年，他把工厂负责技术的重担抖落卸肩，交到老大学生——他大半生的老对手——手上，“他以后比我做得好许多。出身名牌大学，不是虚的。”总算，他俯首服输。

离开一个地方越长，越不敢亲历回望。老工厂在沪闵路边，其落户于此的厂龄，和他的年龄相仿。庞大的厂区体量，灰色的锯齿厂房一座挽起一座。退休十多年的工人博士说，回去干吗？遥望着就可以了。前几年还走过路过，门口是不认识的保安，眼睛瞪你时充满阶级斗争。靠着一条大河边的大烟囱早已炸落——标志性景观倒了，看啥。

算不算另类的近乡情怯？直到不久前的一天，又闻：我们共同呆过的这个厂，即将在老闵行消遁——梯度转移到更远的市郊远地。以后怀旧，无法见识熟稔的景物，而将面对一个盛大时尚的电子游艺场。

树根将被掘起挖除。我说，最后去望一眼？这次他没反对，还说要叫上另一个人——老大学生。那天我开车先接他，在老闵行江川路边，汽轮机厂对面的小区。他居家于此。他在一个四方木头亭子外等我，亭边一棵樟树，四散的枝干树叶形成浓荫。我在车内见他矮矬的形象，佝偻的肩背，方脸尚白，一头华发茂盛，黑框眼镜，笑启的双唇，露出两颗有点向外的上门牙，走路时，身形一瘸一瘸。然后去接老大学生——在电机厂附近的多层楼房。已届耄耋的老大学生也有不便：患严重的痛风和腰病，要坐轮椅，多讲几句话会气喘。上车时，老大学生的儿子要帮忙，小心翼翼将其挪上来。他们两个，同住老闵行，却十多年未见。那日眼睛互瞪，惊诧对方的沧桑模样。一路话少，却几番互相撞击对方的手背和肩。

现在这厂的总经理，外来人，五十岁不到，不识我们。我们上二楼，年长的总经办主任陪同，断后走。站在二楼的总经理展开手臂，示推拒状，“你们哪里来？二楼是领导办公重地。请坐楼下。”断后的主任忙趋前，解释。总经理听了，跺脚顿悟，“你就是工人博士啊!”可见他的名声及影响力，余响犹存。现在厂里的主力产品，利润之源，是全国东西南北铁道线上的铁路轴承。铁路轴承当年最关键的两大攻关项目的功臣：一个工人博士，一个老大学生。企业感激涕零：“现在，我们还在吃你们当年技术攻关成功后的红利。”并坦言，没这个铁路轴承，他们现在就要“食不果腹”。

那天告别工厂的意外收获，是送我们每人一大桶烧菜的葵花籽油，以示对“前人栽树”的感激。

对工人博士的突兀离去，老大学生先很长的沉默，后缓缓吐口气说：“我们总算一起回到了厂，了却一个心愿。很长时间，我们总在遥望这工厂。”

他们各自住在老闵行的家，距离大半辈子矻矻奉献的厂，三公里地多一点。

笔会

花垂明珠滴香露
叶张翠盖团春风
（国画）
曹用平

别放了我的鸽子

潘 敦

Alexandre Monbaron是来自瑞士的世家子弟，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都流利，几年前来上海出差的时候邂逅了爱贝小姐，人间所有的故事都从相遇开始，没多久两人结婚，再不久女儿Katherine降世，Alexandre从此定居上海。爱贝的全名是爱新觉罗贝，听说是随了母亲的姓。Alexandre和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做环球贸易生意的父亲一起到过北京，在北京游览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故宫，没想到二十年后命运竟然安排了一个与故宫有渊源的女子成了他的妻子，因缘一线，妙不可言。去年爱贝小姐和我说Alexandre想取一个中文名字，问我有什么建议，我想起香港中环文华酒店对面的Alexandre House，中文译作历山大厦，瑞士多山，Alexandre也喜欢登山，取名“孟历山”倒也合适。听了爱贝的转述，Alexandre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可惜上海周遭无山，孟历山真的只能在梦里历山了。

爱贝小姐是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英语新闻节目的播报员，晚上录影，时常加班，她拜托我有空的时候多陪历山吃饭、聊天。我欣然领命，一边算是替他解闷，一边也能温习我的法语。上一次和历山吃饭是在东湖路上的一间叫Cellar To Table的小小餐酒馆，餐馆里葡萄酒的选择很多，几样小菜也做得精致，历山和我都喜欢那道用雪梨酒腌制过的鸽子，鸽胸去骨切片，肉色粉艳，肉质鲜嫩，雪梨酒的甜度正好盖得住鸽肉淡淡的腥膻。鸽肉是西餐里除了鸡肉和鸭肉之外使用最多的禽肉，一般都做成热菜上桌，当作冷碟和头盘的少见。武康庭里的法国餐厅Franck一年也会有一两个月把鸽子放上菜牌，整只鸽子去骨腌制，腹腔里填入鹅肝、菠菜，低温烤到半熟，上桌前裹上黄油面皮，再进烤炉，烤到面皮起酥装盘，餐刀动处，酥皮、鸽肉、鹅肝、菠菜迎刃而解，小山重叠，鬓云欲度。鸽肉一定不能烤到全熟，血丝微含处方见妩媚。可惜这道菜准备起来有些繁琐，登上菜牌的那一两个月里每晚也只有三两只应市，如非预定，难免擦肩而过。静安寺后面有一间叫Racine的餐厅里我也吃过一次这样烹制的鸽子，滋味与Franck相去甚远，感觉就像一只塞饱了浆糊的叫化鸡一样，令人不适。

中餐里的鸽子除了炖汤以外，有烧味和卤味两种，前者讲究的是脆皮丰汁，后者要的是鲜咸适度，不过中式的烹饪总趋向于把鸽肉做到全熟，少了一点血腥带来的野蛮气息。中餐里我试过最美味的鸽肉是翠园酒家的那道花雕醉乳鸽，切片的鸽肉浸在陈年绍兴花雕酒里，花雕或许泡过话梅，甜得很是恬淡，润透了鸽肉，生熟之间，更不平凡。翠园在上海有好几家分店，在北京也有，无论到哪里，这一味醉鸽从来不曾让我失望过。

日本人极少食鸽，去年在上海商城二楼新开的宫田，却以鸽肉串烧为主料来招揽食客。串烧在日本本是极寻常的料理，用的是鸡肉和鸡内脏的各个部位，换成鸽肉，立即登堂入室。只有十个餐位的餐厅每晚只做两席，不是熟客根本订不到位子。上个礼拜我辗转托人帮我订了一席，据说是崇明岛养殖的鸽子，依主厨的配方喂养了六个月才堪食用，风干熟成，鸽胸、鸽腿，都柔嫩，都多汁，用处理鲛鳙鱼肝方法处理过的鹅肝更是炙烤出了味觉上的高潮。不过不知什么缘故，那一席除了前菜和主食还有些日本风情，几道主菜我越吃越觉得像是法式烹饪的日式呈现，也许，只是因为我法国菜吃得多了，才那么煞风景？

可食用禽类的美味与否，似乎多少与其体型大小有关。比鸽子大的有鸡、鸭、鹅、火鸡，一个比一个无趣，比鸽子小的最常见的是鹌鹑，那也是人间珍馐，《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里凤姐送给邢夫人的是一盒子炸鹌鹑，第五十回里贾母让李纨撕下一两点腿子肉的是糟鹌鹑。比鹌鹑更小的是麻雀，此物上不了台面，除炸食以外，似乎也别无异趣。比麻雀更小的可食用禽类里，有一味唤作圃鸦（Ortolan）的鸣禽，听说歌声动人，身形娇小，不超过三十克，柠檬般大小的躯体内孕育了大量的鲜美脂肪。听说因为在吃这道菜时，食客往往从圃鸦的尾部入口，吸取像爆浆喷发般的热滑肥油内脏骨血肉汁，然后连头带骨，一口吞下，形象过于贪婪，所以食客往往会用一方白餐巾将脸面遮住。虽然圃鸦早就成了受保护的鸟类，2018年美剧《亿万》（Billions）第三季第六集的开头还是重演了这掩面食鸦的一幕。

有一位在伦敦住了十几年的朋友和我说在英国吃鸽子是违法的，因为法律规定所有的鸽子都属于女王陛下，不可僭越。万幸，英国人就算能吃鸽子也不一定会做鸽子，白白糟践了女王的宠物，那才罪该万死。人世间能让鸽子在口腹中永生的只有中国人和法国人，那是和平的滋味，所以即使有些许残忍，也请你，不要放了我的鸽子才是。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于武康庭松荫里

紫藤花开百年盛

陈卫平

紫藤，是上海知名画家曹用平生前最喜欢画的植物。66岁那年，他在比利时举办个人画展，展品中有一组紫藤系列，画面所呈现的飞瀑跌宕万丈的气势，流霞喷吐七彩的壮丽，大河九曲回旋的豪情，无不闪烁着神韵的美、飞动的美、悬浮的美。于是，比利时媒体称他是“紫藤大师”，一时间，“曹紫藤”的美名不胫而走。

曹用平是国画大师王个簃的嫡传弟子，而王个簃又是吴昌硕的入室弟子。曹用平的紫藤画源于吴门，又别于吴门。他笔下的紫藤，既有太师父吴昌硕的古拙苍茫之气，又有师父王个簃的俊逸疏松之妙，而且还多了在风中飘逸流动之姿。其画中紫藤古藤遒劲，洒脱飘逸，苍茫而富有朝气，灵动中尽显自然之美。可见吴门一派历经三代，艺术峰峦迭起，且传承有序，精髓未改，都有金石之气。

1922年初冬，曹用平出生在江苏通州余西名人辈出的曹氏家族。17岁那年，他随南通狼山广教寺和尚苇一习画。不久，苇一引荐他拜入王个簃门下，由此开启海派绘画之旅。王个簃喜欢这位小老乡的聪慧和仁厚，教诲他学画先学做人。从此，他们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师徒之情，成为中国画坛的一段佳话。

曹用平是孝子，自17岁闯荡上海滩后，每年携妻儿回家看望母亲是雷打不动的。我上世纪80年代在南通港票房工作，有机会较早与他相识，并承蒙先生厚爱，把我领进艺术殿堂，先后结识王个簃、程十髮等大师。这些海派艺术大家不仅画技一流，做人做事也是我的楷模。我和曹先生交往三十多年，每次相见，他的谦和仁厚，总能让人如坐春风，同时感受到的还有他老而弥笃的对艺术的热忱，以及对家乡父老的浓浓深情。

1980年，南通举办过“王个簃、赵丹、曹简楼、曹用平师生画展”，这四位皆是从南通跨江入沪的艺术界名人。1992年，赵丹逝世12年之际，长女赵青欲把父亲骨灰移葬南通。她想到了父亲的好友曹用平。曹用平二话不说，与赵青多次去和南通有关方面接洽，积极斡旋，终于在赵丹的母校南通崇敬中学（现改名实验中学）专门修建了丹亭，让阿丹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曹用平对乡土的热爱并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切切实实办实事上。除了向通州曹用平艺术馆大宗馈赠，他还向南通博物苑捐赠40余幅精品力作，并牵线搭桥鼓动台商捐资建造“体臣卫校”，为筹建恩师王个簃在家乡南通的艺术馆等有益于公众的文化事业奔走呼吁。

楼前春风来，紫藤花盛开，白如粉蝶舞，紫似霞云彩。为迎接德艺双馨的曹用平先生百年华诞，我在他的家乡南通为他筹办了专题画展。虽然三年前先生已去了天国，但他笔墨精练、气势飞动的紫藤花会幽香万里，永不凋谢。

笔会 记录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